

ПОЕДИНОК

库普林文集

决斗

朱志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库普林文集

ПОЕДИНОК

决斗

朱志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斗/(俄罗斯)库普林著;朱志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2

(库普林文集)

ISBN 7-5327-2734-3

I. 决... II. ①库...②朱...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639 号

А. КУПРИН  
ПОЕДИНОК

本书根据《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莫斯科, 1997 年版本译出

库普林文集

决斗

[俄]亚·库普林 著

朱志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34-3/1·1584

定价: 13.90 元

---

六连的晚间训练行将结束，尉官们急不可耐地不时在看表。这次训练的科目是实际演练卫兵勤务条令。士兵们分散站在练兵场的各个地点：有的站在公路旁的大树下，有的站在体操训练器材旁，有的站在连训导室门口，有的站在射击瞄准训练台近旁。所有这些地点均是假设的哨位，诸如火药库、军旗、卫兵室、金库的警戒哨。派哨的军官在各个哨位之间来回走动、布哨；士兵们经常换岗；军士们在查哨，检查属下士兵是否熟知哨兵职责，他们时而千方百计从哨兵手中诱取步枪，时而命令哨兵离开哨位，或者将他们的私人物品——往往是自己的军帽——交给哨兵保管。老兵们见惯这类雕虫小技，遇到这种情况故意格外严颜厉色地回答：“走开！我没有任何权利向任何人交出武器，除非接到皇帝陛下本人的命令！”可是初出茅庐的新兵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尚未学会分辨真假，不懂勤务条令的真正要求，因此常常走极端。

“赫列布尼科夫，你这歪手恶魔！”矮小、壮实、动作敏捷的上等兵沙波瓦连科喊道，口气中透出一种长官的无奈。“笨蛋，我教了你多少次！你现在在执行谁的命令？囚犯的命令？哼，见

你的鬼！……你说说，派你在哨位上干吗的？”

三排在训练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略懂俄语的鞑靼籍新兵穆罕默德日诺夫被长官那些假假真真的圈套彻底弄糊涂了。他突然大怒，端起步枪，不管对方是劝说还是命令，他死活只答一句话：

“我捅死你！”

“别乱来……你这笨蛋……”军士博贝列夫劝他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你的卫兵队长，所以……”

“我捅死你！”鞑靼人高喊，脸上的表情既恐惧又凶狠，两只眼睛都充血了。无论谁想靠近他，他都神经质地端起刺刀就要刺。他四周站着一群士兵，他们都为在枯燥乏味的训练之中有这样令人捧腹的插曲和因之得到短暂的歇息而兴高采烈。

连长斯利瓦大尉亲自去处理这件事。他拱肩缩背，步履蹒跚，懒洋洋地朝那边走去，这时候那几个尉官都聚到练兵场的另一头聊天、抽烟。这三个尉官就是韦特金中尉、罗马绍夫少尉和下级准尉勒博夫。韦特金年纪约摸三十三，秃顶，留唇髭，健谈，爱唱歌，好喝酒，是个乐天派。罗马绍夫来团里才一年多。勒博夫还是一个天真活泼、身材挺拔的大男孩，眼神狡黠、亲切而又带有几分幼稚，稚气的厚嘴唇上始终挂着笑意，仿佛头脑里装满了那些老军官们说的笑话。

“真卑鄙，”韦特金打开白铜怀表的表盖看了看表，然后气冲冲地、啪的一声合上表盖，说。“见鬼，他干吗将全连折腾到现在还不放？蠢货！”

“帕维尔·帕夫雷奇，您去跟他说说吧，”勒博夫面带狡诈的神情提议道。

“我才不去说呢。要说，您自己去说吧。问题是什么？问题

是这一切全都是徒劳。他们一向都是检阅临头才着急。他们总是这样没有分寸,把士兵弄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到了检阅场,一个个呆若木鸡。你们知道那件出了名的事吗?两个连长打赌,看谁的士兵面包吃得更多。他们各选了一个属下大肚汉。赌注挺大,好像有近一百卢布。一个士兵一口气吃了七磅,再也吃不下了。连长当即训斥司务长:‘你怎么搞的,存心想坑我吗?’司务长瞪着两眼说:‘长官,我也弄不明白,他是怎么了。早晨练过一次,他一口气吃了八磅……’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练起来瞎胡闹,一到检阅就丢丑。”

“昨天……”勒博夫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昨天全团各连的训练都结束了,我正回营房,当时大概八点钟,天全黑了。我一瞧,十一连还在背射击要领,集体背要领。‘瞄准胸口——放!’我当即问安德鲁谢维奇中尉:‘你们怎么到现在还在练这玩意儿?’他回答说:‘我们这么干,就像是狂犬吠日。’”

“全都厌烦透了,库卡!”韦特金说着打了个呵欠。“等等,这是谁骑马过来了?好像是别克吧?”

“是的。是别克-阿加马洛夫,”目光敏锐的勒博夫肯定说。“他骑马的姿势真漂亮。”

“是很漂亮,”罗马绍夫同意道。“要我说,他比那些骑兵的姿势还漂亮。瞧啊!马开始踩舞步了。别克在卖弄呢。”

大路上有一位戴白手套、穿副官制服的军官骑马缓缓走来。他身下的坐骑高大而又瘦长,毛色金灿灿的,尾巴剪得短短的,是英国式的。那马使着性子,不耐烦地晃着挺直的、被衔铁勒住的脖子,不停地倒换着细腿。

“帕维尔·帕夫雷奇,听说他是切尔克斯人,这是真的吗?”罗马绍夫问韦特金。

“我想是真的。有时候的确有一些亚美尼亚人冒充切尔克斯人和列兹金人，不过别克看来并未撒谎。你们再瞧瞧他那骑马的身姿！”

“等一等，我来喊他，”勒博夫说。

他双手在嘴边搭成喇叭状，压低声音喊着，免得被连长听见。

“阿加马洛夫中尉！别克！”

骑马的军官勒住马，停了片刻，立即朝右转过头来。接着他拨转马头，微微弓起腰，策马敏捷地跃过水渠，然后朝那三位军官驰来。

他中等偏低的个子，人很精干，青筋毕露，浑身是劲儿。他前额后削，鼻子细长带鹰钩，双唇结实而刚毅，俊俏的面容透出阳刚之气，至今仍然不失东方人特有的苍白，同时却带点黝黑和灰暗。

“你好，别克！”韦特金说。“你刚才在向谁献媚？向女郎吗？”

别克—阿加马洛夫从鞍桥上不顾礼节地俯下身子，逐一握了握三位军官的手。他面带微笑，那口咬紧的雪白的牙齿仿佛在向他下半部的脸和保养得很好的乌黑的唇髭投射着白光……

“那边倒有两个漂亮的犹太小娘儿。但和我有什么相干？我根本瞧不上眼。”

“我们都知道，您跳棋下得很糟！”韦特金摇了摇头说。

“诸位，听我说，”勒博夫开腔道，照例先笑了。“你们知道多赫图罗夫将军怎么说步兵副官的吗？他说的是你，别克，是针对你说的。他说他们是最勇敢无畏的骑手……”

“别胡说，小当官的！”别克—阿加马洛夫说。

他两腿一夹马腹，装出要冲撞下级准尉的样子。

“他说的一点不假！他说所有步兵副官骑的真不叫马，简直是破吉他、烂柜子，尽是些患气肿病的、瘸腿的、斜眼的、饮伤了的劣马。但是只要一声令下，它们跑起来风驰电掣，不顾一切，无论栅栏、沟渠都是一跃而过，穿灌木丛更是不在话下。跑着跑着，缰绳脱手了，马镫丢失了，帽子也见鬼去了！真是强悍的骑士！”

“有什么新闻吗，别克？”韦特金问。

“有什么新闻？什么新闻也没有。刚才，就在来之前，团长在军官俱乐部里遇到列赫中校。团长朝他发火，声音响得连在大教堂的广场上都能听见。列赫喝得酩酊大醉，连老子娘都喊不清。他背着手，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舒利戈维奇团长训斥他：‘跟团长说话不许背手！’当时连仆人也在这场。”

“真是管得严哪！”韦特金笑着说，那口吻不知是讽刺，还是称赞。“听说，他昨天在四连大喊大叫：‘你们干吗给我叨叨条令？我就是你们的条令，别说任何废话！在这里我就是皇帝、上帝！’”

勒博夫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又笑了。

“诸位，还有这样一件事，某团的副官……”

“勒博夫，您闭嘴吧，”韦特金一本正经地说。“瞧您今天话匣子打开了。”

“还有一个新闻，”别克-阿加马洛夫接着说。他又拨转马头对着勒博夫，装出要冲撞他的样子。那马晃动着脑袋，打着响鼻，向四周甩着涎沫。“还有一个新闻。团长要求所有连队的军官练习砍假人。九连人人被他搅得心灰意冷，惶惶不安。叶皮凡诺夫因为军刀没磨锋利而被关禁闭……你害怕什么，小当官的？”别克-阿加马洛夫突然喝问下级准尉。“你得学着习惯。”



你将来也会当副官的。你也要骑马，就像盘子里的油炸麻雀。”

“哼，你这亚洲人！……快跟你的死马一起滚吧，”勒博夫伸手挡住马嘴脸说。“别克，你听说某团一个副官从马戏团买来一匹马的事吗？那副官就骑这匹马去接受检阅，那马走到司令官面前，突然卖弄地踏起西班牙舞步来了。知道吗，是这样：抬起马腿，左右摆动。最后它终于闯进先导连，引起一片惊呼、混乱，闹得天翻地覆。可是那马依然视若无睹，只顾踏它的西班牙舞步。这时德拉戈米罗夫双手搭成喇叭，就是这样，高声喊道：‘中尉，你就用这样的步法去禁闭室，关二十一天，起步——走！……’”

“唉，真是荒唐，”韦特金皱起眉头说。“听我说，别克，你说的练砍假人的事真是送给我们的一份意外礼物。这意味着什么？一点空闲都不给留了？怪不得昨天就给我们弄来了这种怪东西。”

他指指练兵场中央，那儿立着湿黏土做的假人，看上去像个人体，只是没有手脚。

“怎么样，你们砍过吗？”别克—阿加马洛夫饶有兴趣地问道。“罗马绍夫，您试着砍过吗？”

“还没有。”

“这叫什么事儿！我得干这种鬼把戏，”韦特金抱怨道。“我哪有工夫砍假人？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都得戳在这里。勉强有点时间吃两口，喝两口。谢天谢地，我别被他们当成小孩子……”

“怪人。当军官总得会使军刀吧。”

“试问，这有什么用处？战场上派用处？现在都使用火器了，百步之外就不让靠近。你那军刀能有什么鬼用处？我又不

是骑兵。一旦需要，我还不如抄起步枪用枪托砸，对准脑袋乒乒乓乓来几下。这样更管用。”

“嗯，不错，可是在和平时期呢？各种突发事件也不少。比如暴乱、造反，或者……”

“那又怎样？这时军刀究竟能派什么用场？我绝不会去干这种粗活，砍别人脑瓜。‘全连，开火！’事情全妥了。”

别克-阿加马洛夫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唉，帕维尔·帕夫雷奇，你尽说蠢话。行了，你认真回答我。假如你在某处散步，或者在剧院里看戏，或者，假设你在餐馆里遭到某个老百姓侮辱……说得再极端一些，某个老百姓打了你一记耳光，你该怎么办？”

韦特金耸耸肩，轻蔑地撇撇嘴。

“哼！首先，没有哪个老百姓会打我，因为只有怕人打的才会挨打。其次……问我怎么办？我拔出手枪朝他来一枪。”

“要是手枪留在家里呢？”勒博夫问。

“嘿，见鬼……那我回去取……真是蠢话。倒真有这样的事，一位骑兵少尉在咖啡馆里受人侮辱。他马上乘出租车回家取来手枪，开枪打死了那两个人。事情就了结了！”

别克-阿加马洛夫失望地摇摇头。

“我知道。听说过。但是法庭认定他是预谋杀人，判他有罪。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不，换了我，如果有人侮辱我，或者打了我……”

他没有说下去，但是抓缰绳的那只手紧紧攥成了拳头，而且直哆嗦。勒博夫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笑得全身抖动。

“又来了！”韦特金口气严厉地说。

“诸位……请……哈——哈——哈——在 M 团有过这样一

桩事情。下级准尉克劳泽在贵族俱乐部胡闹。当时餐厅掌柜揪住他的肩章，几乎把肩章扯下来了。这时克劳泽拔出手枪，就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当场就毙命！这时一个年轻律师偶然走到他身边，他一枪将律师也崩了！嗯，不用说，人们都跑光了。克劳泽泰然自若地走回军营，来到营前通道的军旗旁。哨兵高声喝问：“谁？”“下级准尉克劳泽，我要死在军旗下！”克劳泽说毕躺在地上，开枪打穿自己一只手。后来法庭判他无罪。”

“好样的！”别克-阿加马洛夫说。

于是，年轻的军官们照例津津有味地聊起当地那些突发的流血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凶手最终几乎都不受任何惩罚。比如，在一座小城里，某个不长胡子的骑兵少尉喝醉了，突然挥起军刀，冲进一群犹太人中间，而他事先已经吃过他们的“逾越节羔羊”。在基辅，一个步兵少尉在舞厅里砍死了一个大学生，原因仅仅是刚刚在餐室旁边这个学生的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在某个大城市，不是莫斯科，就是彼得堡，一名军官开枪打死了一个老百姓，“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而这个老百姓只不过说了一句：正派的人是不会纠缠不相识的女士的。

罗马绍夫在此之前一直没吭声，突然他惊慌失措得脸红了，毫无必要地扶了扶眼镜，接着又干咳了几声，然后插言道：

“诸位，听我说说我的看法。假设，我不认为餐室掌柜……不错……但是，如果老百姓……这该怎么说呢？……对……嗯，要是他是个正派人，是贵族之类的……我干吗要挥舞军刀去砍他，去砍这个手无寸铁的人？我干吗不要求他与我决斗？我们毕竟是有修养的文明人，这么说吧……”

“唉，罗马绍夫，您在胡说八道，”韦特金打断了他的话。“您要求与他决斗，可是他却说：‘不……唉——唉——唉……我，您

知道，唉——唉……压根儿反对决斗。我反对流血……除此之外，唉——唉……我们还有调解法官……’您就只好终生忍受挨耳光的耻辱了。”

别克-阿加马洛夫放声大笑，照例是笑得容光焕发。

“怎么样？啊！你同意我的说法了吧？韦特金，我告诉你：学学砍劈吧。在我们高加索，大家从小就练砍劈。砍树枝，砍整羊，砍水……”

“砍人吗？”勒博夫插嘴问。

“也砍人，”别克-阿加马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砍得别提多漂亮！一刀下去，将人从肩膀到大腿劈成两半，斜着砍，真是干净利落！否则会弄得你一身血污。”

“别克，那么你能砍得如此漂亮吗？”

别克-阿加马洛夫遗憾地叹了一口气，说：

“不行，我不能……我只能把羊羔一劈两半，~~地~~办牛犊我也试过……可是砍人大概不行……我肯定劈不开。砍脑袋，我知道能行，但是这样斜着砍……不行。我父亲干这事很轻松……”

“那么，诸位，我们也去试试，”勒博夫用恳求的口气说，两眼闪闪放光。“别克，亲爱的，请吧，我们走……”

几个军官一起来到黏土塑的假人跟前。韦特金挥刀先砍。他那张善良、朴实的脸上显露出凶狠的表情，然后使出全身力气，笨拙地高举起军刀，猛地朝黏土做的假人砍去。与此同时，他不由自主地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嗨！”这是屠夫在砍牛肉时发出的一种特有的声音。韦特金军刀的刀刃砍进泥人约四分之一俄尺<sup>①</sup>深，他费劲地拔出军刀。

---

① 一俄尺等于0.71米。

“太糟了！”别克-阿加马洛夫摇着头说。“罗马绍夫，您来……”

罗马绍夫从刀鞘里拔出军刀，难为情地抬手扶了扶眼镜。他中等个儿，身体瘦削，在他这样的身材应该说是很有力量了，可是由于过分拘谨，他的动作颇为生硬。他在军校就没有掌握击剑技术，一年半的服役时间使他把剑术干脆忘个精光。他将军刀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时下意识地朝前伸出左手。

“当心手！”别克-阿加马洛夫大声喊道。

可是已经迟了。军刀的刀尖只是在黏土上浅浅地划了一下。罗马绍夫本以为会有较大的反弹力，可是情况并非如此，结果他失去了平衡，身体猛地一冲。刀刃擦着他那只前伸的手，削掉食指根部的一小块皮。手指出血了。

“唉！你们瞧！”别克-阿加马洛夫生气地喊道，翻身下了马。“这样连手都会砍断。难道能这样使军刀？没什么，小事一桩，用手帕扎紧就行了。真像贵族女学生。小当官的，牵马。你们看我的。砍劈的时候关键不是肩膀和胳膊使劲，而是这里，手腕使劲。”他右手飞快地挥了几下，军刀在他头顶上方闪闪发光，画出一个完整的圆形。“现在你们瞧，我把左手往后收，放到背后。你们砍杀的时候，不能对着物体砍和劈，应该切割，就像拉锯一样，将军刀往后拉……明白吗？而且要牢记：军刀的平面必须斜对被砍物体的平面，一定要这样。这样就会形成比较小的锐角。你们瞧。”

别克-阿加马洛夫从泥人身边后退了两步，锐利的目光瞄准了泥人，突然，军刀高高地在空中一闪，他全身前倾，以疾如闪电的动作，猛然砍了下去。罗马绍夫只听见一声尖如裂帛的呼啸，泥人的上半身当即扑通一声软软地瘫倒在地上。军刀砍出

的切口光洁如镜，仿佛打磨过似的。

“嘎，真厉害！砍得真漂亮！”勒博夫惊叹道。“别克，亲爱的，再来一次。”

“喂，别克，再来一次，”韦特金央求道。

可是别克—阿加马洛夫仿佛担心破坏业已取得的效果，微笑着将军刀插回刀鞘。他喘着粗气，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龇牙咧嘴，加上那个鹰钩鼻，此刻他的整个模样酷似凶猛而倨傲的猛兽。

“这算啥？这难道也算砍劈？”他故作鄙夷地说。“在高加索，我父亲六十岁的时候，还能将马脖子一刀劈开。一劈两半！我的孩子们，得经常练习。我们那里常常就这样干：将柳树枝夹着竖起来砍，或者从上往下滋出一股细水流来砍。如果砍的时候不见水珠飞出，就算砍得成功。喂，勒博夫，现在轮到你了。”

这时候博贝列夫军士神色慌张地朝韦特金跑来。

“长官……团长来了！”

“立——正！”斯利瓦大尉在操场另一头拉长声音激昂地厉声喊道。

军官们匆匆跑回各自的排。

一辆粗笨的四轮大马车离开大路，慢慢地驶到练兵场，停了下来。团长沉重的身子从马车的一侧下了车，几乎要把马车踩翻了；团长的副官费多罗夫斯基中尉敏捷地从另一侧跳下马车，这位中尉身材高大，穿着讲究。

“六连官兵们，你们好啊！”响起上校那粗重而又从容的噪音。

士兵们从练兵场的各个角落发出响亮却不整齐的喊声：

“您好，大人！”

军官们纷纷举手贴着帽檐。

“请继续训练，”团长说，然后朝最近的一个排走去。

舒利戈维奇上校情绪很不好。他巡视了各排，向士兵们提出一些与卫兵勤务有关的问题，不时粗鲁地骂上几句，他那骂人的高超本领是见惯风雨的老兵油子所特有的。他那双老人灰白、暗淡却又严厉的眼睛射出专注的目光，仿佛具有催眠的功能，士兵们害怕得全身挺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连大气都不敢喘。上校身躯高大、肥壮，是个仪表威严的老头。他脸上堆满横肉，颧骨处特别宽大，越近额头越尖削，朝下则是一把铁锹状的银白色的浓密大胡子，这样，整张脸构成一个不甚规范的大菱形。他眉毛灰白、蓬松，让人望而生畏。他说话几乎从来不提高声调，但是他那不同凡响、全师闻名的嗓门发出的每一个字，整个宽广的操场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在外边的大路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顺便插一句，他就是凭着这副嗓子屡次获得升迁的。

“你是什么人？”上校突然站停在正站在障碍板墙旁边的新兵沙拉富季诺夫面前，断断续续地问道。

“六连列兵沙拉富季诺夫，大人！”这位鞑鞑新兵认真、嘶哑地喊道。

“笨蛋！我问你，给你派的是什么哨位？”

这位士兵被团长的吼声和怒容吓得惊慌失措，竟眨着眼睛答不上话来了。

“嗯？”舒利戈维奇提高了嗓门。

“作为哨兵……不可侵犯……”鞑鞑新兵随口含含糊糊地说。“我不能知道，大人，”他突然低声却又断然地说。

团长肥胖的脸上泛起老年人的砖红色，浓密的眉毛恶狠狠

地拧成一条线。他原地转过身来，喝问：

“谁是这里的下级军官？”

罗马绍夫走上前，举手敬礼。

“我，上校先生。”

“啊！罗马绍夫少尉。好，这么说，是您在带领他们操练啰。两膝并拢！”舒利戈维奇突然吼道，眼睛瞪得大大的。“面对团长，您就这样站着？斯利瓦大尉，我警告您，您的排长在执行勤务时对长官举止不端……你，狗东西，”舒利戈维奇转身问沙拉富季诺夫，“谁是你的团长？”

“我不知道，”鞑靼新兵垂头丧气但又匆促肯定地回答。

“嗯？……我问你，谁是你的团长？我是谁？你明白吗，我，我，我，我！……”舒利戈维奇用手掌使劲在自己胸部拍了好几下。

“我不知道……”

“……”上校一口气骂了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人话，足足有二十个单词。“斯利瓦大尉，现在立即让这个狗崽子全副武装罚站。让这个坏蛋吃点苦头，全副武装。您，少尉，想女人比考虑勤务更多吧？跳华尔兹吧？读保尔·德·科克<sup>①</sup>的东西吧？……您看看，这能叫士兵吗？”他伸出一个手指戳戳沙拉富季诺夫的嘴唇。“这叫耻辱，丢人，可恶，不叫士兵。连自己团长姓什么都不知道……我对您都感到惊讶，少尉！……”

罗马绍夫望着面前这张须发灰白、气得满脸通红的脸，觉得心脏因委屈和激愤而怦怦直跳，眼前一阵发黑……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他脱口瓮声瓮气地说道：

---

<sup>①</sup>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言情小说家。



“他是个鞑靼人，上校先生。他根本不懂俄语，而且……”

舒利戈维奇顿时脸色发白，松弛的两颊开始抖动，眼神茫然而又令人恐惧。

“什么?!”他不自然地大声咆哮，那震耳欲聋的吼声吓得坐在大路旁边板墙上的那些犹太男孩一个个落荒而逃。“什么?敢顶嘴?闭——嘴!黄口小儿，一个准尉竟敢……费多罗夫斯基中尉，您必须在今天的命令中写上，罗马绍夫少尉不懂军人纪律，我要罚他软禁四天。斯利瓦大尉未能使属下军官真正懂得勤务职责，我要给他严重警告的处罚。”

副官面带恭敬而又冷淡的表情行了个军礼。斯利瓦哈着腰站在那里，发呆的脸上毫无表情，那只手抖抖的，一直举在帽檐旁边。

“您应该感到耻辱，斯利瓦大尉，”舒利戈维奇埋怨道，语气渐渐平缓了。“您是团里一位优秀的军官，一个老军人，却如此放纵青年。要严格管束，毫不留情地责罚他们。对他们不必宽容。又不是千金小姐，不会趴下的……”

他一个急转身，在副官的伴随下，朝马车走去。直到他上车，直到马车拐上大路，消失在连训导室这座房子后面，练兵场上始终笼罩着一种令人心悸和令人困惑的寂静。

“唉，我的天哪!”过了几分钟，军官们各自回屋的时候，斯利瓦面带蔑视的神色，干巴巴地抱怨道。“谁让您还嘴!既然头脑简单，那就站在那里别吭声。瞧，现在您弄得我也挨警告处分。派您到我连里来干吗?您纯属多余，就像狗多了一条腿。您该在怀里吃奶，而不该……”

他没有说完，懒洋洋地挥挥手，转身背对青年军官，低着头，佝偻着背，拖着脚步回他那肮脏的单身老人住宅去了。罗马绍